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十九回 恃技藝馮茂遭擒 薦姻緣銀屏強合

詩曰：彈冠相慶理當然，豈料同擒繼後先。
此日兩雄皆一轍，前知明哲是高仙。

當下，馮茂被艾小姐令莊丁捆綁了。小姐又收拾回地網。那時馮茂方纔悔曰：“若知此女有此仙家寶貝，理不應既脫身復來討戰，至重入他的羅網。但今事已至此，悔恨之已晚，祇得忍耐。”又思有以走脫之計。少刻，艾家侍女捆押他人後堂，茂挺立不言。萬青喝令推過一邊，對女兒曰：“今將此矮賊怎生處置乃可？”艾小姐答曰：“女兒細思，此矮將初時會遁脫，亦是能人，殺之誠恐再走脫去，祇合明日解押入唐主城中。倘此人果係宋之上將，父親受賞不少。”萬青曰：“女兒果也高見不差。”隨命莊丁收管下。用過夜膳，萬青復慮今夕何以看守宋將。小姐曰：“父親不必慮著，且必設個萬全之策，以收管之。”

馮茂在旁聞此語，不知他父女用著甚麼方法來算計。正在疑慮心憂，至更深時，此女命侍婢取出一個大布袋。馮茂意他將自己拋放入袋中，放入河水淹浸死不成？但不解綁捆，即借水遁去，亦仍被捆縛住，怎得別人伐解索子。豈料他仍綁著放入袋中。又聞女曰：“此賊非凡，爾丫鬟料難看守，不若權時將他高高懸於吾臥房中正梁上，好待明天押解。”諸侍女領命，即直懸於房上正柱梁。但馮茂且喜身材渺小，袋中反覺寬大，無所苦屈。在上望下，見諸侍女盡出臥房，有艾小姐一人，待卸下素妝。望視下，雙蓮花未及三寸，面比桃花白玉，娜娜柳腰可愛。馮茂在袋中，飽看小姐一番，在袋中呆思樂境，原乃少年心性，人人如此。不禁口出於人耳曰：“我馮茂早知如此了局，實乃軍師害我性命也。”當初艾小姐祇聞得馮茂言與余鴻對敵，並未說出姓名。今小姐聞袋中人說出他是馮茂姓名，心下暗驚失色，即假發怒，曰：“汝既是馮茂，奴聞他曾學道於黃花山，何暇來此，被人所擒，難獨是天下有兩個馮茂不成？”袋裏曰：“吾乃黃石公門徒，並非兩個馮茂，祇算自己輕敵，故中卻女娘網計，並非力不足。”艾小姐聽茂言，呆想一番，不敢造次。是晚父女食酒數盅，小姐有了酒，已覺困倦，上牙床睡去。

馮茂見小姐呆想一番，不知他是何主意，當時飽看成恨，及聞他有了鼻息，忽又欲走出，無奈袋中有符咒封固，一般實不可開。一想來，口齒向袋中緊嚙噬之，一刻便穿。可突出一頭顱，身仍然難以遽出，又急掙裂一番，方得滾地而出，開門走脫。豈知他與艾女姻緣宿定，正合其時，故有此番遇合。行未及出莊外，想來被他擒捉出醜一場，何不將他輕薄調弄一番，以報日間縛縛之恥。倘他將錯就錯，允肯此事，與我結為夫婦，若得此佳人，是一生心滿意足。且法門武藝之女，亦可借他相助平服南唐，豈不兩全之美。彼悄悄回至小姐臥房中，行近牙床，仍聞小姐徐徐鼻息。又且喜燈光未滅，一時色膽如天，將身捱上牙床，亦是兩人緣締當合。及至艾小姐醒來，酒氣過多，尚還動彈不得，方知失身於矮將。正要大呼有賊，馮茂著急，伸手掩小姐桃口。又曰：“小將原是黃花山石老師門徒，奉師命下山保宋，又承軍師之令，到此尋覓良緣，想必前定無差，不然是天涯兩地，一朝會合，已定百年，是非偶然也。今小姐失身於小將，豈容再更之理，望祈小姐海涵，恕小將粗莽之過。但吾一下山到壽州，已將劉金錠並三王九侯眾將救回，高封平南王之爵。今小姐入贅於吾，不失為王妃也，祈小姐見諒。”小姐羞惱曰：“汝人小膽大，不修廉恥，強奸閨女，罪該萬死。況兩為敵國，即奴允了汝，父親聞知，豈容得汝如此強為？又一命難逃耳。祇可憐奴自小無母早孤，祇依於嚴父，今一旦失身，教奴怎逢與父聞？”不覺言來下淚一行。馮茂起來向小姐揖謝曰：“小將未種玉於藍田，能不慕小姐才貌，且武藝超群。目擊南唐勢危，小姐父女若一心依附於偽主，定然爾們禍患。豈如我大宋承運之君，一統之隆，一建功後，玉帶橫腰，享不盡人間富貴，是小將一片愛惜佳人深心，迥非徒效著桑間醜行者也。請小姐三思。”

艾女聽了，嘆嗟一聲：“此天定非人力可違的。當初聖母曾言出汝姓名，有宿世姻緣，但初時因不相識認，故爾如此。及在房中奴聞道出姓名，奴斯時不知計之所出。今已失身於公子，又遵著聖母之囑咐，但須兩全終始，勿使奴有白頭之歎，即感公子過愛也。”馮茂喜悅曰：“幸蒙佳人不以小將粗蠢為嫌。豈敢言一棄字之理。小姐請為安心。”語畢時交四鼓，馮矮仔又向佳人求歡，艾小姐歎一聲不語，祇恨姻緣不該匹對著此矮渺奴，大是不幸也！是夜試雨行雲，春風兩度，不須過表。

當時馮茂又問艾小姐，何以又精於法力，小姐見問，曰：“奴乃金光聖母門徒，日間所用之法物，皆聖母賜贈。”馮茂喜曰：“今與小姐私結下緣，洵同歸宋，立戰功，以示歸附之誠。”小姐曰：“業已成夫婦，自當合從君家去就，但且暫瞞過父親。日間已說過將汝起解，今又背地成卻夫婦，倘若父親聞知，未明他心執責否？不若仍瞞過眾人，直待到了宋營，然後用計招父親來投，方為勝算。”馮茂喜其計高。未幾雞復鳴，銀屏祇慮眾丫鬟早起進臥房，即催促馮茂仍入袋中。

至天明，眾丫鬟進房侍候姑娘梳妝。艾小姐祇託言身體有病不安。丫鬟報上老父，萬青意女兒病疾，必因日間擒拿馮茂太勞，親來臥房看視，又防如此恐誤起解宋將日期。小姐曰：“諒他插翅也難飛，待女兒抖擻一兩天，精神平健，起程未晚。但朝夕須與他些水米，押解生人，方獲重賞。”萬青依從，遂吩咐眾婢小心服侍小姐，以便疾痊解宋犯。是夜小姐以病為名，假厭喧嘩攪擾不安，盡令諸鬟出外，反扃戶自寢，天明始許到房侍候。眾婢不解其故，祇得遵命而去。自此房中並無顧忌，至入夜，小姐自將馮茂解下，同食晚膳，安睡，自然一世於此房中不厭嫌也，正是禍災之地立作巫山，真便宜矮徒了。自他裝在袋裏，祇覺日長夜短，說不盡枕上風流。又問小姐，昨夜被擒，神鴉何在？小姐曰：“不料此鴉有此聖物之靈，自汝階下被擒，即飛上彩雲，左顧右盼，一見公子入堂來，此鴉即飛下堂中，猶如日前畜養一般熟性，現在堂中。”馮茂喜曰：“此鴉原是神物，師父贈我為腳力，若非他性屬火，余鴻用的風火扇來，吾一命早已了決。”當日矮仔在此活潑，獨可惜壽州城內，馮益痛念，君王盼望，惜他少年立功浩大，未知被余妖道扇火害得如何？為何他去而不返？

住語壽州城君臣憂悶，再言汝南王鄭印自奉了軍師將令，往山後石州借兵。原來鄭印一生性急鹵莽之徒，不減老父遺風，一聽聞即行，不少等候問明得山後路途，石州那方奔走，並費用日給未帶腰間，且認不出道途，走來跑去仍是金陵境內之地，不分遠近，便爾發馬加鞭。此日帶的乾糧食訖，腰間少了白銀，祇因性急心粗，當日忍飢疾跑數十里，見一府城，乃錦繡繁華之地，豈少酒肆茶坊。當時鄭印飢餓，忙忙要進酒坊中喫個不亦樂乎，怎礙囊中空空如也，欲進又止。忽想來天下人皆要納輸餉，自己身居王位，即進去喫了百姓的東西，說明免他稅餉，亦無不可，況為著王命所差，即本土官員也當供應，何況那些子民。不知鄭印如何？下回分解。